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八種

錢袋

法國H·巴爾扎克著

鄭永慧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名著選譯

18

錢

袋

鄭

永

慧

譯

目

一

錢

袋

目

一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八種

錢 袋

法國 H·巴爾扎克著
鄭 永 慧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前記

這裏所收集的是巴爾扎克的兩個中篇：“蘇城舞會”“La Bal de Sceaux”和“貓球商店”“La Maison du Chat-Qui-Pelote”，以及一個短篇“錢袋”“La Bourse”。

「蘇城舞會」寫作於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一八三〇年一月發表於巴黎期刊「賊」“La Voleur”是節本，我們現在的是全譯本。內容寫的是一個深受封建門第觀念影響的貴族少女，對門第的偏見發展到偏激和狂妄的程度，堅持要嫁給有貴族身份的男子，結果終於被自己的偏見斷送了終身的幸福。爲着幫助讀者理解裏面所敘述到的歷史事實，我們在這裏簡單地介紹一下這篇小說的時代背景：

法國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前，社會上大體分爲僧侶、貴族、平民三個階級。僧侶和貴族是享有特權的反動統治階級，平民階級又稱爲「第三階級」“Tiers état”，包括城市資產階級，如大商人、銀行家、醫生、律師以及農民和行會工人。大革命爆發以後，僧侶和貴族的財產被沒收，特權被取消，大部份僧侶和貴族逃亡。有許多貴族以國王路易十六

的弟弟潑洛文斯伯爵 (Comte de Provence) 爲首，結集在法國西部芬底 (Vendée) 一帶，稱爲芬底黨人，擁護法國波旁王朝 (Bourbons) 復辟。一七九三年三月，在芬底的流亡貴族結合當地的落後農民舉兵叛變，戰事延續了兩年，卒告失敗。潑洛文斯伯爵後來逃到英國去。拿破崙稱帝期間，擁護波旁王朝的貴族大部份仍然逃亡在外。一直到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崙被各國聯軍打敗以後，潑洛文斯伯爵才能夠隨着外國軍隊回國，就位爲國王，號路易十八。這是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復辟。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崙從愛兒巴島 (Elbe) 逃回來，直向巴黎進軍，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比利時。拿破崙復位後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鐵廬一役敗北，再度遜位，路易十八重行回國，這是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復辟。路易十八二次復位以後廢除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憲法，恢復了他在 一八一四年自己「欽定」的憲法，稱爲「大憲章」，推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行政權屬於國王，由內閣輔助國王行使；立法權屬上下兩院，上議院是貴族院，議員由國王任命，是終身和世襲職；下議院議員由民選產生，但是只有極少數能夠交付三百法郎以上直接稅的國民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時路易十八懾於資產階級勢力的日益抬頭和革命力量的潛伏，不敢採取恢復貴族特權和財產等極端反動的措施。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病逝，其弟查理

十世繼立，立即頒佈一系列極端反動的命令，如以百億經費來補償貴族在大革命中被沒收財產的損失等；又會因為貴族院沒有通過他的反動法令，新封了七十六個貴族為貴族院議員。這些歷史事實，在小說裏都敘述到。

「貓球商店」於一八三〇年四月初次發表時原名「光榮和不幸」"Gloire et Malheur"，直到一八四二年才改今名。如果照原文逐字直譯，應該是「拍網球的貓的商店」，可是這樣的商店招牌未免太古怪，因此簡譯作「貓球商店」。內容寫的是一個屬於貴族階級的青年畫家，愛上了一個商人的女兒。結婚以後，由於他們原來是在不同的環境裏生長，因此不同的階級底子，不同的生活內容，戰勝了他們當初的莊嚴的愛情誓言，他們的愛情開始破裂，商人的女兒終於鬱悒而死。這是一篇特別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傑作。

「錢袋」的發表日期是一八三二年五月。內容寫的是一個窮苦出身的青年畫家，愛上了一個家道中落的青年女子，由於畫家的錢袋在女子的家中遺失，引起了兩人間一場誤會，但終於和好結了婚。

譯文是根據巴黎 Librairie Gründ 出版的 "La Bibliothèque Précieuse" 版本。

——譯者——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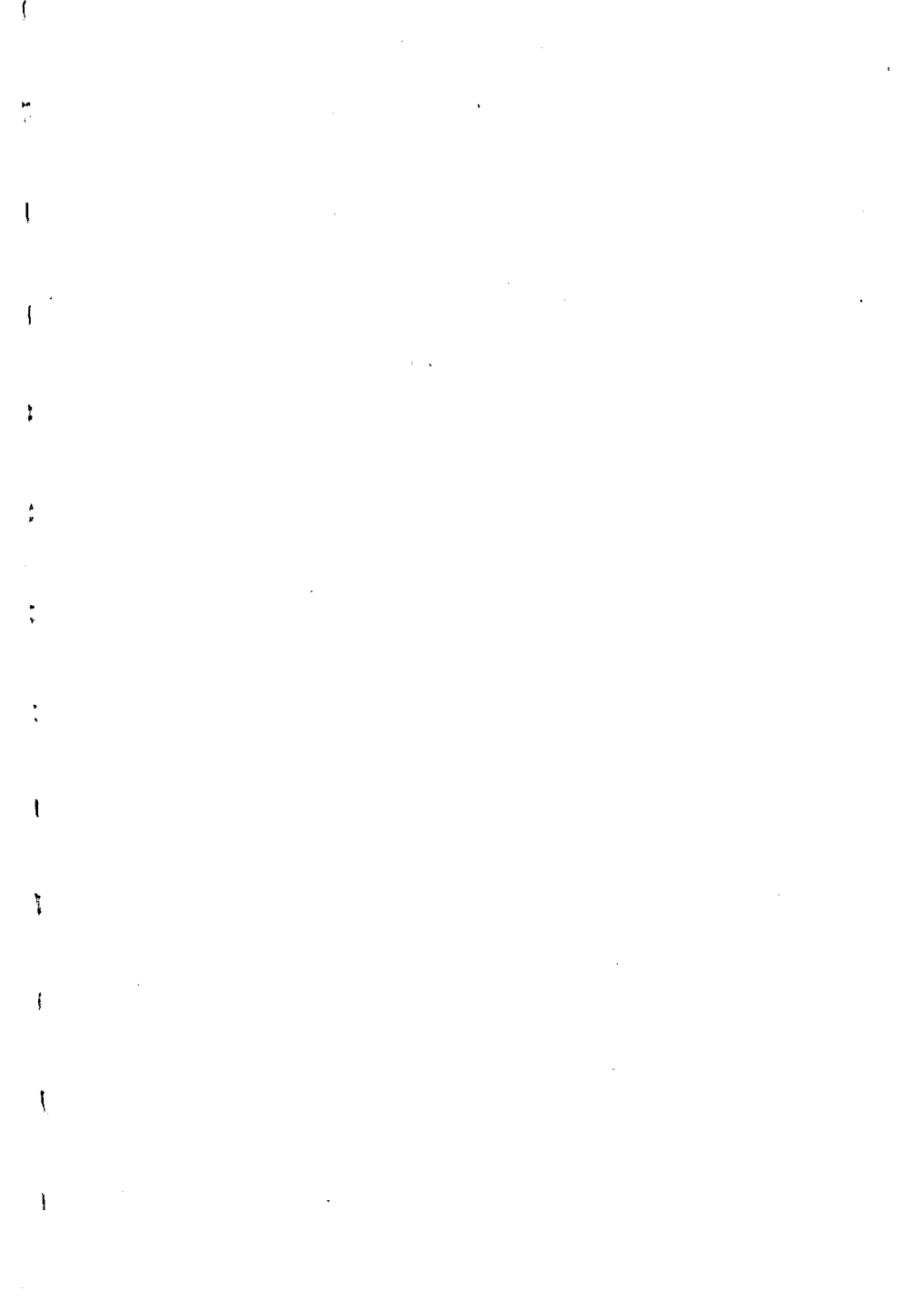
前記	一
蘇城舞會	一
貓球商店	九
錢袋	一九

蘇

城

舞

會



特·封丹納伯爵是勃瓦都地方閥閥門第中一家的家長，在芬底黨人^①和共和政府開戰期間，曾經很機智和很勇敢地爲波旁王室服務過。在近代歷史上這段動亂時期中，這些保王黨的領袖人物遭遇過很多危險，在逃過了這些危險以後，伯爵時常用愉快的口吻說：「我也是爲王室而戰死的人呀！」這句開玩笑的話倒也不過份誇大，在事變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經倒在死人堆裏的。這個忠心耿耿的芬底黨人由於財產被共和政府沒收而家道敗落，然而他始終拒絕拿破崙皇帝給他的高官厚祿。對於貴族階級的一切傳統他是信守不渝的，因此在他選擇配偶的時候，也不加考慮地遵從着這些家教。他拒絕了一個在革命時期中起家的暴發戶的一門富有親事，娶了一個窮困的特·蓋嘉路愛小姐，這位小姐的家族是不列丹奈地方最老的閥閥門第之一。

① 芬底黨(Les Vendéens)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反動的黨派。詳見本書的「前記」。

特·封丹納伯爵有了一個子女衆多負擔沉重的家庭，因此第一次復辟時代的到來，對於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雖然他沒有想過去要求一些好處，然而却拗不過妻子的意思，終於離開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強維持開支的采邑，到巴黎來了。他的舊日伙伴，一個個都在貪婪地鑽求憲法上所賦與的地位和榮譽，這種情形很傷了他的心，他正想回歸家園的時候，突然收到了內閣的公文，一個相當出名的部長宣佈將他晉級爲少將，因爲法令規定所有以前芬底黨軍隊裏的軍官，都可以將路易十八未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服役年齡裏。幾天以後，不必他去請求，榮譽團十字勳章和聖路易十字勳章又自動地賞賜

● 復辟時代 (Restauration)，從路易十八的登位 (一八一四)，到查理十世的崩潰 (一八三〇)，都屬該「時代」。此地指一八一四年。

● 榮譽團 (Légion d'honneur)，一八〇二年拿破崙所創。統治者以此籠絡軍民兩界著名人士。

● 聖路易十字勳章 (Croix de Saint-Louis)，軍功勳章，戴者須信仰天主教。一六九三年，魯森堡元帥 (Maréchal de Luxembourg) 建議，路易十四所創。

給他。這些接連而來的恩寵，動搖了他回鄉的決心。他認為這些恩寵是王上還記憶着他的緣故，因此，本來每星期日他帶領着全家到瓦塞宮●御花園的將軍室裏，等親王們到聖堂去的時候，恭恭敬敬地喊「我王萬歲」的；現在認為這樣做還不夠了，他請求王上賜他特別進謁。他的請求很快就得到許可，但接見時沒有什麼特別。宮廷裏面濟濟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僕，頭上都戴着撲粉的假髮，從高處望下來，就像鋪了一條雪白的地毯一樣。他在那裏遇見了好些舊日的同僚，他們對他相當冷淡；只有那些親王們顯得「可愛無比」——這句形容詞是他受寵若驚的時候脫口而出的——因為有一位知名而不相識的親王跑過來和他握手，稱贊他是最標準的芬底黨人。儘管他得着這個光榮，那些高貴的親王們却誰也想不起問問他的損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給芬底黨軍隊的大量金錢。直到這時他才發覺——稍為晚了一些——戰爭的費用是要歸他自己負擔的。到謁見將近結束的時候，他用暗示的語氣提了一提目前自己所處的窘境，許多貴族的境遇正

● 瓦塞宮 (Les Tuileries)：在巴黎，革命時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國時代，

皇帝居所；一八七一年焚於火。它的花園至今尚存。

和他相同。王上很自然地笑了起來，一切耍弄聰明的說話都使王上覺得有趣；王上用一句說笑的話來回敬他，語氣很婉轉，然而這種溫和的語氣比憤怒的責罵更爲可怕。一個心腹寵臣馬上走近來，用微妙和有禮貌的語氣向斤斤計較金錢的伯爵暗示：現在還不是和王室算賬的時候，這裏有些計算書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而它們大概可以被當作革命史料了。伯爵很小心地從人堆裏退出來，離開那些很恭敬地在王族面前圍成半圓形的朝臣們，費了一些氣力理好纏在瘦長的雙腿間的佩劍，穿過宮院前庭，走上他的停在皇宮外面的馬車。伯爵也是一個脾氣固執的老貴族，還忘不了同盟之戰[●]和巷戰的日子[●]，因此他一上馬車就不顧一切地高聲抱怨宮庭裏的變化。

● 同盟之戰 (Guerre de la Ligue) 又名三個亨利之戰 (Guerre des trois Henri)，是十六世紀時亨利·特·琪斯 (Henri de Guise) 法王亨利三世 (Henri III) 亨利·特·那瓦爾 (Henri de Navarre) 三個人領頭的戰爭：表面上天主教徒反對新教徒，實際上要推翻亨利三世。

● 巷戰的日子 (Journées des Barricades)，這裏指巴黎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一日和一六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巷戰。

「以前，」他說，「誰都可以自由在地和王上談論他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貴族們可以隨意請求王上賞賜恩典和金錢；而今天向王上討回自己服役期中墊出的金錢，就非出乖露醜不可！呸！聖路易十字勳章和少將的級位真抵不過我爲了王室而花掉的三十萬里佛爾^①。我要到王上的辦公室裏去，當面再談個清楚。」

這一場接見像一盆冷水向伯爵的滿懷高興澆下去，以後伯爵一再請求進謁，始終沒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着以前拿破崙皇朝的新貴現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職位，這些職位在過去朝代是保留給閥閱門第的貴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說。「王上肯定是一個新派人物。如果沒有那位堅持先朝舊制和愛護忠心臣僕的御弟^②，我不知道法蘭西的王位會落到什麼人手中去，假使這樣的制度能夠繼續的話。他們的所謂立憲制度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一種，永遠不能適合

① 里佛爾 (Livre)，法國古幣，後爲法郎 (Franc) 所代。三十萬里佛爾在當時是一個巨數。

② 「御弟」指未來的查理十世，在法國史上只稱「先生」(Monsieur)，是一個非常反動的人。

法國國情。路易十八和褒諾首相●在流亡時期已經早就把一切都弄壞了。」

絕望了的伯爵很高貴地放棄了一切損害賠償的要求，準備回歸家園。這時候，三月二十日的事變來了●，新的風暴威脅着要吞沒那位合法的王上和他的擁護者。寬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開除他的僕人的特。封丹納也像這些寬宏大量的人一樣，放棄了回鄉的計劃，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筆款子，跟着王上逃亡，絲毫沒有考慮到這一次逃亡的結果是不是會比上一次的效忠更有利。不過，他是親眼看到那些伴同王上逃亡的人，比那些拿着武器反對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受王上的寵愛，也許這一次他也希望到外國走一趟。比在國內進行冒着生命危險的活動更加實惠。這一次他的打算並不是寫在紙上好看得結果一團糟的失敗的投機，依照我們的外交家們所說的一句最聰敏的俏皮話，他成為追隨王上逃亡到比利時的「五百個」忠臣之一，也是追隨王上回朝復位的「五萬個」忠臣之一。

● 褒諾 (Claude Beugnot, comte, 一七六一——一八三五)，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隨筆 "Mémoires."

● 指拿破崙從愛爾巴島逃回來，做百日皇帝的那次事變。

在短短一段逃亡時期中，特·封丹納很幸運地得着路易十八支使他辦一些差使，因此他有不少機會向王上表白他的忠心耿耿的政治品質。一天晚上，王上閒着沒事做，想起了特·封丹納在巴黎宮庭中所說過的話。特·封丹納立刻抓住這個機會，用相當巧妙的辭句將自己的過去述說了一遍，以便這位記憶力極強的王上，在適當的機會回想起來。這位小心謹慎的老貴族，曾經用很高明的手法潤色了幾件公文，使擅長文學的路易十八對他的巧妙的筆法極為欣賞。這點小小的特長使特·封丹納也成為王上時常記憶着的最忠心的臣僕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回朝復位以後，伯爵被封為特命全權欽差大臣，到各省去審問這次事變中的貳臣；他倒沒有怎樣濫用職權。任務完畢以後，這位大法官高踞在議院的交椅上，變成了下議員，說話的時候少，聽人說話的時候多，自己的政見有了顯著的變動。後來不知道一些什麼機緣，使他愈來愈受王上的恩寵，以致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見了他，見到他進來時就說：

「我的朋友封丹納，我不想封你做什麼大臣或者部長。如果我們真的是人民的「公僕」，由於我們的政見，我和你兩人是不能安於位的。議會政府有這一點好處，它省掉了過去我們親自罷免閣員的麻煩。我們的議會是一所旅館，公共輿論時常會給我們送來一

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過，我總知道應該怎樣安置我的忠臣的。」

這一段非常含蓄而意味深長的話是序幕，跟着來的是一道命令，授權特·封丹納掌管王家的特別禁地。由於特·封丹納心領神會地傾聽王上那段帶譏諷性的說話，以後每逢遇到要設立什麼委員會，如果委員的官俸優厚，王上的嘴上總掛着特·封丹納的名字。特·封丹納很乖巧地一點也不宣揚王上賜給他的恩典，還會用很高妙的手法來維持王上對他的寵愛：每逢在王宮裏閒談的時候，他總娓娓述說當時政界和外交界的祕事逸聞，路易十八愛聽這些新聞，正如他酷愛那些寫得很好的便條和短信一樣。凡是政界裏的一切瑣碎新聞，都能討他歡喜。特·封丹納的智慧和乖巧使他全家老幼都能共沐王恩，就像他自己對王上所說的一樣，家中每個人都像一條蠶蟲在國家預算的葉子上齧食，不管他的年紀多輕。因此，由於王上的恩典，他的長子在終身職的司法界裏得到很高的職位。次子在第一次復辟以前還是個隊長，第二次復辟以後就立刻升為團長，趁着一八一五年的混亂機會調到王家禁衛軍裏，往返調了幾次，最後經過特羅加台奧戰役之後，就成為禁衛軍的中將指揮官。第三子起先是縣長，不久就升為巴黎市的區長兼議院的報告官，地位穩固，不受內閣變動的影響。這些不耀眼的恩典，像伯爵身受的恩典一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像雨點

那樣落到他們身上。雖則父子四人每個人都兼了相當多的掛名差使，領着乾俸，以致他們的入息比得上任何部長，却絲毫沒有引起人的嫉忌。在憲政實行的初期，很少人捉摸得着國家預算裏的那些太平的區域，只有狡黠的寵臣能夠在這裏攪到等於已取消的修道院管區^②的肥缺。特·封丹納伯爵以前是以從未讀過大憲章自傲的，而且對於那些貪婪地鑽營的朝臣表示憤怒，現在他也趕緊表示他自己正和王上一樣，完全了解代議制度的精神和策略。不過，即使他的三個兒子都有穩固的前程，即使有四個官職加起來的優厚入息，由於家庭人口的衆多，特·封丹納一時還未能恢復他的全部家業。三個兒子固然有了充份的

● 特羅加台奧 (Trocadéro) 是西班牙加蒂斯海灣 (Baie de Cadix) 的一個要

塞，一八二三年爲法軍所佔。法西的戰爭是路易十八朝最後一件大事，因爲他在

一八二四年就死了。

●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教會富有地產。教會裏的修道院，很像佛教中的叢林（大廟宇）。法國君王要賜恩給倖臣，就賞他一個「修道院管區」（Une abbaye）.. 他不必真的去管理，只是每期抽征該修道院的收入幾份之幾而已。